

# 寒鸦行动

肯·福莱特历史悬疑小说经典

当巨大的危险猝然笼罩，没有任何准备，没有任何退路，只有勇敢战斗！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

当代历史悬疑小说宗师

于大卫 译

JACK DAWSON  
KEN FOLLETT



I561.4/77+1

2013

# 寒鸦行动

肯·福莱特历史悬疑小说经典

当巨大的危险猝然笼罩，没有任何准备，没有任何退路，只有勇敢战斗！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

当代历史悬疑小说宗师

于大卫 译

J A C K D A W S  
K E N F O L L O W I N G T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C00347477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寒鸦行动: 肯·福莱特历史悬疑小说经典 / (英)

福莱特 (Follett, K.) 著; 于大卫译. -- 南京: 江苏文

艺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-7-5399-6100-2

I. ①寒… II. ①福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  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50410号

---

JACKDAWS copyright © 2001 by Ken Follett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©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: 10-2013-50号

---

书 名 寒鸦行动: 肯·福莱特历史悬疑小说经典

---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于大卫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叶拂云 王予润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4.5

字 数 334千
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100-2

定 价 39.90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特别行动处将整整五十名女特工送入法国从事秘密活动。其中三十六人经历战争后幸存，其他人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本书献给所有这些勇敢的女性。



## 第一天

1944年5月28日，星期日

### 01

爆炸前的一分钟，圣-塞西勒广场上一片寂静。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，静止的空气像一条毯子，将小镇遮盖起来。教堂的钟声慵懒单调，稍嫌冷淡地召集着人们前来做晚礼拜。不过，对费利西蒂·克拉莱特来说，这钟声就像是在一下一下数着倒计时。

一座17世纪的城堡占据了广场的主要位置。这是一个小型的凡尔赛宫，高大的正门向前凸出，左右侧翼呈直角向后延伸而去。里面有地下室和两层主体建筑，高高的屋顶上有一个个拱形的天窗。

费利西蒂有一个别称，叫“弗立克”，大家总是这样叫她。她喜爱巴黎这座城市。她痴迷于它优美典雅的建筑、温和的气候、悠闲的午餐以及彬彬有礼的巴黎人。她喜欢法国绘画、法国文学，还有漂亮的法国时装。外来游客总觉得法国人不太友好，

但弗立克从六岁起就开始说法语，谁都看不出她是个外国人。

让她痛恨的是，她喜爱的巴黎已经不复存在。食物匮乏让悠闲的午餐难以为继，那些经典绘画也被纳粹劫掠一空，仍然能有漂亮衣服穿的恐怕只有妓女了。弗立克现在跟大多数女人一样，身上的穿着很不像样，衣服早就洗得褪了色。她满心期望那个真正的法国能再回来。她想，如果她和所有志同道合的人能竭尽全力，也许一切很快就会重现。

她也可能活不到那一天——的确，也许只能再活几分钟。可她不相信宿命，她想活下去。在战争结束后，她计划要做的事情有上百件：完成博士学业，生个孩子，去纽约看看，买一辆跑车，坐在戛纳的海滩上喝香槟。但如果她注定要死，她希望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广场上度过最后的时刻，望着漂亮的古老屋宇，任凭法国语言那次快轻柔的声音在耳际环绕。

这城堡本为当地贵族所建，但最后一代的圣-塞西勒伯爵早在1793年便在断头台上掉了脑袋。观赏花园早已变成了葡萄园，因为这里是葡萄酒之乡，地处香槟区的中心地带。现在，建筑里面是一个重要的电话交换站，当初选址在此，是因为负责的那位政府部长就出生在圣-塞西勒。

德国人打进来以后，他们扩大了交换区域，把法国系统跟新电缆线路连接起来，一直通到德国。他们还把盖世太保区域司令部安在了大楼里，楼上两层用作办公室，地下室住人。

四周之前，城堡刚被盟军轰炸过。这还是头一次遭遇这种精确的轰炸。重型四引擎“兰开斯特”和“空中堡垒”<sup>①</sup>每天晚上都

---

① 即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和B-17空中堡垒轰炸机。前者是二战中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的主战机种，完成了其空军队伍在战时三分之二的总投弹量。后者开创了战略轰炸的战略概念，因在二战时于白天轰炸柏林而闻名于世。

要飞掠整个欧洲上空，但它们的精准性实在太差——有时候甚至连整座城市都能错过。不过，最新一代的“闪电”和“霹雳”战斗轰炸机可以在白天潜入，打击较小目标，例如一座桥梁或一个火车站。城堡的西侧现在几乎成了一堆瓦砾，那些不规则的17世纪红色砖头和白色方石块堆得到处都是。

但是，这次空袭并未成功。炸弹造成的破坏很快得到修复，电话线路只是在德国人安装备用交换台的时候中断了一小会儿。自动电话设备和重要的长途线路放大器都安置在地下室，它们都没有损毁。

这就成了弗立克来这儿的目的地。

在广场北侧的城堡被一道由高高的石柱和铁栏杆组成的围墙围着，有穿制服的卫兵把守警戒。广场东面有一座中世纪的小教堂，古老的木门敞开着，迎接夏季的空气和前来朝拜的信徒。教堂对面的广场西侧是镇公所，镇长是个极端保守派，对纳粹占领军唯命是从。南端是一排店铺和一间名叫“体育咖啡厅”的酒吧。弗立克坐在酒吧外面，等待钟声敲完。她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当地的白葡萄酒，颜色很淡，她一口都没沾。

她是一名英国少校军官。从职务上说，她归属英国急救护士队，这是一支清一色的女子部队，顺理成章地被简称为“FANY”<sup>①</sup>。不过这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。事实上，她供职于一个叫做“特别行动处”的秘密组织，从事敌后破坏活动。二十八岁时，她已经成了一名高级特工。这早不是她头一次感觉到接近死亡的气息。她学会了临危求存，学会了控制内心的恐惧，但是，当她望着城堡守卫的钢盔和威力巨大的步枪时，仍然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“First Aid Nursing Yeomanry”的缩写。



感到好像心口上放着一只冰凉的手。

三年前，她的最大抱负是在英国的大学里任教，做一名法国文学教授，教学生欣赏雨果的活力、福楼拜的机智和左拉的激情。她曾在战争办公室工作，翻译法文文件。一天，她被叫到一家酒店的客房，在那里进行了一次神秘的谈话，约见者问她是否愿意从事某种危险的工作。

她没有多想就答应了。到处都在打仗，她在牛津大学的所有男同学眼下正在冒死作战，她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样呢？1941年圣诞节过后的第三天，她就开始了特别行动处的特殊训练。

六个月后她成了一名情报员，负责将伦敦贝克大街64号特别行动处总部的信息送往被纳粹占领的法国，交给抵抗组织。那几年无线电报稀缺，受过正规训练的报务员更是凤毛麟角。她要从空中跳伞进入法国，使用假身份活动，接触抵抗组织，把他们需要的东西交给他们，再将他们的回复、抱怨和对枪支弹药的需求记下来。返回时她要赶往集结地搭便机，飞机通常是三座的韦斯特兰公司生产的“莱桑德”<sup>①</sup>，这种飞机很小，能在六百码长的草地上着陆。

她很快便从情报员的工作毕业，参与到组织破坏活动之中。大部分特别行动处的特工都是军官，理论上他们的“战士”是地方抵抗力量。在实战中，抵抗组织并不按军纪行事，一个特工要想赢得他们的协助，必须强硬，见多识广，拥有个人权威。

这种工作很危险。算上弗立克，那时一起完成训练的共有六男三女。两年后，活下来的只有她一个。目前已知有两人死亡，一个死在“民兵”——招人痛恨的法国安全警察组织的枪口下，

---

① 即莱桑德式联络机，1938年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的小型观测联络机。



另一个因为降落伞没有及时打开而丧生。其他六个人遭到逮捕，经历过审问、拷打，最后被送往德国的战俘营，销声匿迹。弗立克活了下来，那是因为她冷酷无情，反应快速，而且，她对安全问题极端谨慎，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。

她身旁坐着她的丈夫米歇尔，他是一个抵抗组织的领导人，该组织代号为“波林格尔”，基地在十英里外的教堂城兰斯。尽管眼下身临危境，米歇尔却依旧悠然自得地倚靠在椅子上，右脚踝搭在左膝上，手里握着一只高筒玻璃杯，那是一杯寡淡如水的战时啤酒。他脸上挂着那种漫不经心的微笑，恰恰是这笑容赢得了她的芳心。当时，她还在索邦大学读书，正在写莫里哀剧中伦理观念的论文，但战争爆发让她中断了学业。他是大学的一个年轻哲学讲师，整天衣着不修边幅，身边跟着一群仰慕他的学生。

米歇尔仍然算是她遇到过的最性感的男人。他身材高大，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外套和褪了色的蓝色衬衫，这身装扮全无刻意，却显得十分雅致。他的头发总是有点儿长，嗓音充满诱惑力，在他那双湛蓝色眼睛的热切凝视下，一个女孩会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女人。

这次任务带给弗立克一个好机会，让她跟自己的丈夫一起待上几天，但日子过得并不愉快。实际上，他们并没有吵架拌嘴，但米歇尔似乎心有旁骛，像在跟她逢场作戏，这让弗立克很痛苦。直觉告诉她，他喜欢上了别人。他刚三十五岁，他那种不拘小节的魅力对年轻女人仍然有效。没办法，战争让他们在结婚后聚少离多。甘愿投怀送抱的法国女孩到处都是，抵抗组织内外都有，她感到很不是滋味。

她仍然爱他，只是方式不一样了，她不再像度蜜月的时候那样崇拜他，不再渴望为了取悦他而献出她的生命。爱情的晨霾已

经消散，在婚姻生活的光天化日之下，她看清他不过是一个空虚、自负、无法依靠的人。但是，当他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她身上时，还是会让她感到自己独特、漂亮，为他所珍惜。

米歇尔的这种魅力也能征服男人，他也是位出色的领导者，胆量过人，能力超凡。是他和弗立克一起拟定的作战计划。他们要在两个地方对城堡发动攻击，分散敌人的注意力，然后在里面会合，一道攻入地下室，找到主控机房将它炸掉。

他们手里的建筑平面图是安托瓦内特·杜珀提供的，她是一群当地清洁女工的主管，她们每晚负责打扫城堡。她恰好是米歇尔的姨妈。清洁工人们晚上七点开始工作，晚祷也是这时候开始，弗立克现在就能看见她们中的几个人，在铁门那儿向守卫出示她们的特别通行证。安托瓦内特的草图画出了地下室的入口，但并没有更多细节，因为那里是禁区，只有德国人能进去，由士兵负责打扫。

米歇尔的攻击计划是根据来自军情六处——英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制定的。报告说，这座城堡由党卫军支队每天分三班把守，每班十二人。楼里的盖世太保人员并非作战部队，甚至多数人没有武装。波林格尔抵抗组织有能力召集出一个十五人的队伍参战，他们正在设法进入各自位置，有的混进教堂的信众中，有的无所事事地在广场周围闲逛，预先把武器藏在衣服下面或背包和行李袋里。如果军情六处的报告正确，抵抗战士在人数上已经超过里面的卫兵。

但一丝忧虑涌上弗立克的脑际，让她心情沉重，万分焦灼。她把军情六处的估算结果告诉安托瓦内特时，安托瓦内特皱起了眉头，她说：“我看士兵绝不止这些。”安托瓦内特脑袋很好使——她原来一直给香槟酒厂老板约瑟夫·拉佩里埃尔当秘书，

德军占领以后他的收入降低，他便让自己的妻子当起了秘书——她的话很可能是对的。

军情六处的估计和安托瓦内特的猜测到底哪个对，米歇尔没有办法搞清楚。他住在兰斯，无论是他，还是他小组里的其他成员，谁都不熟悉圣-塞西勒，也一直没有时间作进一步侦察。弗立克担心地想，即使抵抗组织在人数上占优势，他们也不可能战胜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。

她环顾广场四周，寻找着那些她认识的人，那些看上去若无其事散步的人实际上正等着去杀人或者被敌人杀掉。在一家服饰杂货店外站着的那个姑娘，正盯着看橱窗里的一匹暗绿色布料。这是吉娜维芙，她二十岁，身材高挑，在她轻便的夏季外套下藏着一把司登冲锋枪。司登冲锋枪备受抵抗战士的青睐，因为它可以拆解成三段，能放进一个小袋子随身携带。漂亮的吉娜维芙很可能已被米歇尔看上，但一想到片刻之后这姑娘有可能倒在炮火下，弗立克一样会感到不寒而栗。那个横穿鹅卵石广场向教堂走去的人是贝特朗，他年龄更小，只有十七岁，是个金发男孩，长着一张急切的面孔，他胳膊下的报纸卷里藏着一支点45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——盟军曾用降落伞空投了数千支柯尔特手枪。一开始弗立克禁止贝特朗参加，因为他的年龄太小。但他一直央求，而弗立克也需要人手，能上的人都得上。于是她便作了让步，她只希望贝特朗那年轻唬人的架势能经受住这场枪林弹雨。教堂门廊上游荡的那个人，看上去是要抽完香烟后再进教堂，这是阿尔伯特，他的妻子在这天早晨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一个女孩。阿尔伯特因此更有理由活下来。他拎着一个布袋子，看上去装满了土豆，其实里面是36号I型米尔斯手榴弹。

广场上的景象看上去十分正常，但有一个因素除外。教堂旁

边停着一辆个头巨大、马力强劲的跑车。这是法国制造的希斯巴诺-苏莎68-比斯，它装着一台V12航空发动机，是世界上最快的汽车之一。它的银制散热器高高挺起，气势傲慢，上面立着一只飞鸮吉祥物，车身漆成了天蓝色。

这辆车是在半小时前开到这儿来的。开车的人是一个英俊的男子，四十岁上下，穿着优雅的便装，但他显然是一名德国军官，因为除了他们，没人敢开这种车子到处招摇。他的同伴是一个高个头的女人，长着一头惹眼的红发，身着绿色丝绸礼服，脚上穿着高跟翻毛皮鞋，穿戴如此时髦别致，只能说明她是个法国人。这男人把照相机架在一个三脚架上，对着城堡拍照片。那女人带着一种挑衅神态，就好像她知道，那些走去教堂的衣着不整的乡民们一定边盯着她看，边在心里骂她婊子。

几分钟前，那男人请弗立克为他和他的女友在城堡前照张合影，这可把弗立克吓了一跳。他谈吐很是礼貌，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，说话只带有一点点德国口音。在这种关键时刻实在不该分心，但弗立克知道，如果自己拒绝他的请求，恐怕会引起麻烦，况且她正在装成一个当地居民，除了逛一逛街边咖啡馆以外无事可做。于是，她就像多数法国人遇到这种情况时该做的那样，带着一副冷淡漠然的表情答应了德国人的请求。

这一时刻真是既滑稽又可怕：照相机后面站着的是英国特务，德国军官和他的浪荡女人在对她微笑，而教堂的钟声在一秒一秒地敲着，将会一直敲到爆炸发生。拍完照片后，那军官谢过了她，还提议请她喝一杯。她断然拒绝了，法国姑娘决不会跟德国人喝酒，除非她已准备好让人叫她婊子。他理解地点点头，弗立克转身回到她丈夫身边。

军官显然是在休班，看来也没有带武器，应该不会有什麼危

险，但他仍然让弗立克感到心烦。她在最后几秒钟的平静中揣摩着这种感觉，终于弄清自己为什么觉得不对劲儿了——她内心里无法相信这个人是一个普通游客。他的举止中带出的警觉和机敏，与欣赏美妙的古老建筑这件事全然不相适宜。他的女人的身份倒很容易看出来，但他没那么简单，这人大有来头。

她还没有想通这件事，钟声就停止了。

米歇尔喝干了杯中酒，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。

弗立克和米歇尔站了起来。两人尽量显得自然随便，一步步往咖啡馆门口走过去，站在那儿，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## 02

迪特尔·法兰克开车驶进广场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注意到了坐在咖啡桌边的那个姑娘。他总是留意漂亮的女人，眼下这一个就像一小束性感之光让他眼前一亮。她有一头浅色金发，一双淡绿色的眼睛，她很可能有德国血统，而这种情况在靠近边境的法国东北部并非罕见。她娇小、苗条的身体裹在麻袋一样的衣服里，但她在上面添了一条便宜的黄色棉围巾，很有那种法国人搭配服饰的天赋，让他十分着迷。他跟她说话时，注意到那种法国人在德国占领者接近之初带有的些许畏惧，但紧接着，他就看到她美丽的脸庞上现出一种无法掩饰的蔑视，这更激起了他的兴趣。

她旁边坐着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，但那男人对她没有多大兴

趣。这人很可能是她的丈夫。迪特尔请她为自己拍照，只是想跟她说上几句话。他自己的妻子和两个漂亮孩子住在科隆，他跟斯蒂芬妮一起住在巴黎的公寓里，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他去引诱另一个女孩。漂亮的女人就像他收集的绚丽华美的法国印象派绘画，得到一个，也不妨碍你还想要下一个。

法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法国的什么东西都美：他们的桥梁，他们的林荫道，他们的家具，甚至他们的瓷制餐具。迪特尔喜欢巴黎的夜总会、香槟、鹅肝，还有热乎的棍子面包。他喜欢在里兹大饭店对面那家传奇的夏尔凡衬衣店买衬衫和领带。他应该永远快乐地生活在巴黎。

他不知道自己从哪儿得来的这种品位。他父亲是一位音乐教授——对这种艺术形式来说，无可争议的大师都是德国人，而不是法国人。但对迪特尔来说，父亲枯燥的学术生涯单调乏味，让他难以忍受。他当了一名警察，这吓坏了他的父母，他是第一批作出这种选择的德国大学毕业生之一。到了1939年，他已经成为科隆警方刑事情报部的负责人。1940年5月，海因茨·古德里安将军的装甲坦克车越过色当的默兹河，一周之内横扫法国，直抵英吉利海峡，这时，迪特尔便兴冲冲地申请入伍。因为他当过警察，部队立刻把他安排到了情报部门。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，英语也够用，所以就让他担任审讯被俘囚犯的工作。他天生就是这块料，在工作中获取了不少有利战事的情报，他自己也深为得意。在北非，他的工作成就已经受到隆美尔本人的注意。

他喜欢在必要时用刑，但他也乐于用更巧妙的手段去说服他人。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斯蒂芬妮弄到手的。她端庄、感性、精明，是巴黎一家女装店的老板，经营女式帽子，它们时髦得过头，也昂贵得作孽。不过，因为她的祖母是犹太人，她的厄运也

就到了。她失去了自己的商店，在法国监狱里被关了六个月，她是在前往德国一个集中营的路上被迪特尔搭救下来的。

他完全可以强行霸占她，她当然也是这么想的。没人会对此提出抗议，更不用说惩罚他了。但他没有这么做。他给她提供食物，让她穿上新衣服，把她安置在他公寓中一间空余的卧室里，一直温和体贴地待她，直到一天晚上，在一顿鹅肝配拉塔希美酒的晚餐后，他在熊熊煤火炉前的沙发上美美地诱奸了她。

但是今天，情况就不同了，她成了他伪装的一部分，他又一次为隆美尔工作了。陆军元帅埃尔温·隆美尔号称“沙漠之狐”，现在是保卫法国北部的B集团军群司令。德国情报机构预计盟军在今年夏天会发动进攻。隆美尔没有足够的兵力防守数百英里脆弱的海岸线，因此他采取一种大胆的战略灵活应对：把部队营地驻扎在离海岸数英里的内陆，一旦哪里需要就迅速部署到位。

英国人对此有所了解——他们也有自己的情报机构。他们的对策是破坏隆美尔的通信设施，减缓他的反应速度。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不分昼夜在对公路、铁路、桥梁、隧道、车站和货运编组站进行轰炸。抵抗组织炸毁了发电站和工厂，把火车掀出轨道，切断电话线，并派出年轻女子往卡车和坦克车的油箱里灌沙子。

迪特尔的任务是确定关键的通信设施目标，预估可能攻击这些目标的抵抗组织的实力。在过去几个月，他以巴黎为基地，在法国北部各地巡视了一番，训斥在岗位上打盹的哨兵，整肃闲散懒惰的部队长官，加强对铁路信号箱、火车棚、停车场和机场安全控制塔的安全警戒。今天，他要对这个具有巨大战略重要性的电话交换站进行一次突击视察。所有来自柏林最高统帅部的电话联络，就是通过这个建筑，转往整个驻扎在法国北部的德国军队。电传信息也经由此地，而目前大部分的命令都用这种手段传



递。如果交换站被摧毁，德国人的通信就瘫痪了。

盟军显然知道这一点，也尝试轰炸过这块地方，但成效不大。因此，这个地方成了抵抗组织发动攻击的最佳候选目标。可是，按迪特尔的标准来看，这里的安全防卫松松垮垮，实在让人气愤。这种状态可能是受了盖世太保的影响，他们也在同一座建筑物内。所谓盖世太保也就是国家秘密警察局，里面的人受到提拔并不是因为有头脑有能力，主要靠的是对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忠诚和热情。迪特尔已经在这里逛了半个钟头，到处拍照，而负责守卫这里的官兵竟没有一个人过来干涉，这让他感到越来越愤怒。

不过，教堂的钟声停下来后，一个穿着少校军服的盖世太保军官装模作样地走出城堡的大铁门，冲着迪特尔走过来。他用很蹩脚的法语喊道：“把相机拿给我！”

迪特尔转过身去，假装没听见。

“城堡禁止拍照，你这个蠢货！”这人气嚷着，“你没看到这里军事设施吗？”

迪特尔转过身去，悄悄用德语回答：“过了他妈的这么久，你才发现我在这儿。”

这人吃了一惊。穿便装的人一般都很害怕盖世太保，可这个人不。“你说什么？”他说，语气已不那么严厉。

迪特尔看了一下他的手表：“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三十分钟，我完全可以拍好几十张照片，早早地溜掉了。你是负责安全的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迪特尔·法兰克少校，隆美尔陆军元帅的随从人员。”

“法兰克！”那人说道，“我还记得你。”

迪特尔皱着眉头看了看对方。“我的上帝，”接着他恍然大悟，“威利·韦伯。”

“武装党卫军少校韦伯愿意为您效劳。”像大多数高级别的盖世太保一样，韦伯有党卫军的SS军衔，他觉得这比他的普通警衔级别更高。

“噢，该死。”迪特尔说。难怪安全戒备这么松懈呢。

韦伯和迪特尔曾在科隆一起当过警察，那时他们都二十多岁。那时迪特尔步步高升，韦伯则处处失意。韦伯对迪特尔心有不满，把他的成功归于他的特权背景（迪特尔的背景算不上多有特权，只是韦伯这样认为，因为他自己不过是一个搬运工人的儿子）。

后来，韦伯被开除了。迪特尔现在又记起了那件事的细节：公路上出了一次交通事故，当时聚集了很多人，韦伯在惊慌失措中开了枪，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被打死了。

迪特尔已经有十五年没见过他，但他能猜到韦伯是怎么一步步向上爬的：他加入了纳粹，成为一名志愿组织者，靠他的警察培训经历申请加入盖世太保，得以在苦难深重的二流货社团里迅速攀升。

韦伯说：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代表陆军元帅检查你们的安全措施。”

韦伯两眼一瞪：“我们的安全措施很好。”

“就一个香肠工厂来说还可以。看看你周围这些。”迪特尔挥手指了指小镇的广场，“如果这些都是抵抗组织的人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他们可以在几秒钟内拿下你们的警卫。”他指着一个在衣服外面穿了件轻便的夏季外套的高个子姑娘，“如果她在外套下面藏了一杆枪呢？如果……”